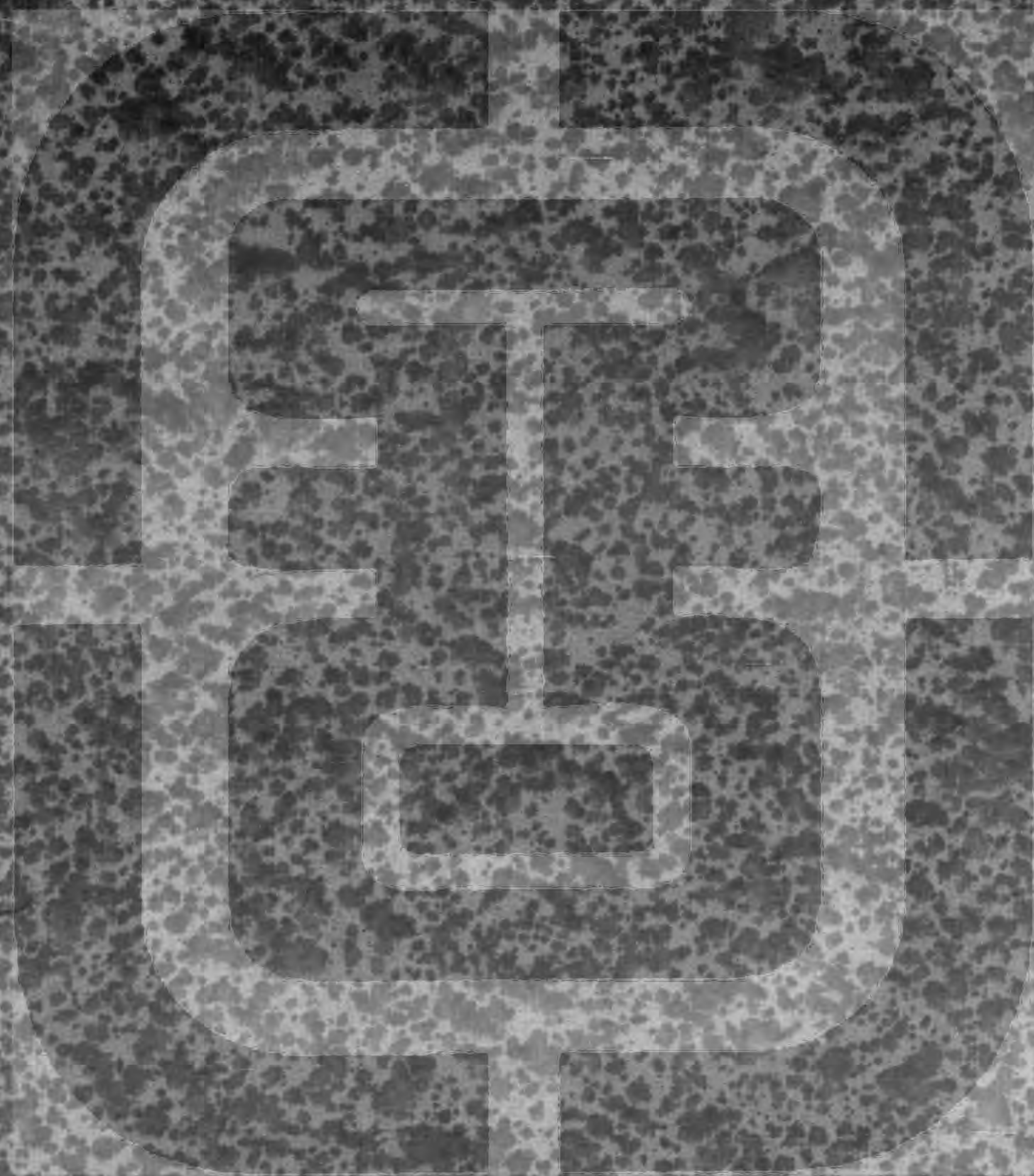


1444



承明集目錄

卷第一

乞修今上起居注劄子

卷起居注彙二首

卷第二

卷經筵周禮講義

卷第三

卷經筵進故事十三首

卷第四



卷經筵進故事十二首

卷第五

東宮故事九首

卷第六

東宮故事十首

卷第七

東宮故事十四首

卷第八

東宮故事十五首

卷第九

東宮故事十八首

東宮劄子

繳選德殿記劄子

乞召魏王侍祠劄子

納臨江軍法帖劄子

乞還尤懷禮記徹章賞劄子

外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回劄

奉旨付下御筆戒諭張澈等回劄

卷第十

代東宮表牋笏記青祠魏王書

辭免王孫封國皇孫女封郡主奏

謝主上表

謝皇后牋

謝太上皇帝表

謝太上皇后牋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三首

設醮青詞二首

與魏王書十八首

承明集目錄

承明集

承明集目錄

承明集目錄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承明集卷第一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

起居注

乞修今上起居注劄子 紹興三十二年

左奉議郎試起居郎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兼權中書舍人臣周

某劄子奏臣以駑材當陛下甫承聖緒起居罔不欽號令罔不

臧之時乃得簪筆便殿侍立經幄耳目所及當謹書之惟是往

歲左右史不常置故記注之未備者尚多若必俟追補成書始

記新政則雖累歲猶恐未能竟也夫他時之傳聞與今日之親

見其詳畧固有間矣臣愚欲望聖慈許本省檢照紹興十年十

一月起居即李易申請旨揮斷自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後先次
修纂每月投進其歷積之未備者依舊疾速帶修庶幾

陛下始初清明言動必書而小臣或得少違踈畧曠瘵之罪不
勝萬幸取進止九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起居注彙

六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紫宸殿仗閣門御史臺集文武百僚
班于殿門內降詔書云云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
退處德壽宮文武百僚聽詔拜舞訖赴天庭立班皇帝自內出

在御榻則拱手立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固請皇帝就坐皇帝
固辭內侍扶掖至于七八皇帝畧就坐復興次宰臣率百僚稱
賀皇帝側立如初禮畢三省樞密院官升殿奏事皇帝亦立聽
之班退太上皇帝車駕如德壽宮十二日丁丑皇帝不視事車
駕詣德壽宮起居先是皇帝欲以是日率百官朝太上皇帝於
德壽宮以大雨免百官入見皇帝就宮中行禮

又

八月十四日戊寅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
號冊寶儀昧爽文武百僚集於大慶殿門外幕次各服朝服儀

仗鼓吹列於殿門外禁衛等列於殿庭樂正帥工人以次入樂
而不皇帝自內服履袍入御幄易通天冠絳紗袍出御幄執大

圭詣殿上冊寶幄前褥位西向立有司引舉冊官跪舉太上皇

帝冊中書令奉冊吏部侍郎押冊案舉寶官跪舉寶侍中奉寶

禮部侍郎押寶案次引舉冊官舉太上皇后冊吏部侍郎押冊

案舉寶官舉寶禮部侍郎押寶案冊寶進行皇帝步從冊寶降

自西階至殿下褥位東向置定皇帝至殿下面冊褥位立舉冊

官舉寶官跪舉冊寶興至殿下當中褥位南向置定禮儀使奏

請拜皇帝拜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舉冊官舉

太上皇帝冊與中書令奉冊進行詣皇帝褥位前置冊於案舉

冊官跪舉冊皇帝搢大圭跪捧冊授太傅太傅受冊皇帝執大

圭俛伏興太傅奉冊於殿東階下次舉寶略如舉冊之儀次舉

太上皇后冊寶亦如之皇帝詣殿下當中南向褥位少立冊寶

進行出大慶殿正門皇帝升自東階釋大圭入御幄服履袍還

內先是陰雨連日有旨降香祈晴至是雨稍止發冊寶於殿上

故不盡如此禮冊寶既出皇帝自祥曦殿服履袍乘輦出和寧

門至德壽宮次皇帝降輦入次儀仗鼓吹儀衛等分列於德

壽宮門之西外樂正帥工人以次入樂備而不作文武百僚就次各

服朝服以待冊寶至殿西階下褥位置定冊北侍中已下各就

位次引太傅詣本班西向立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大次執

大圭將至小次釋大圭入小禮儀使請皇帝躬行奉上太上皇

帝太上皇后尊號冊寶之禮皇帝出小次執大圭升自東階至

殿上褥位西向立太上皇帝自宮服履袍出即御座皇帝詣褥

位北向再拜躬身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詣太上皇帝御座之

東褥位西向立在位官皆再拜外中書令跪讀訖進於太上皇

帝御座之東褥位置冊匣於案寶升侍中跪讀訖進於太上皇

帝御座之東褥位置寶匣於案次太上皇后冊寶升詣太上皇

帝御座之東褥於位置於案皇帝詣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

前褥位北向再拜俛伏跪稱嗣皇帝臣某稽首言致詞稱賀訖

俛伏興再拜躬身侍中詣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前躬承旨

宣答皇帝再拜訖詣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西向

立太傅茅稱賀禮畢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降座還宮內侍捧冊

寶入宮次捧壽聖太上皇后冊寶進行皇帝後從入宮詣壽聖

太上皇后座前行禮畧如上儀太傅率在位官移班稍西拜殿

賀壽聖太上皇后如拜表之儀訖退先是六月丁亥集侍從臺

諫禮官議尊號於都堂時禮官已與執政定用光堯壽聖之號

矣既即席左僕射陳康伯援筆書云云吏持白預議者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况太上視天下如棄弊屣顧豈愛此數字哉權吏部侍郎汪應辰主之尤力或謂此主上奉親也不得援元豐自却不受為此於是答書者半不書者半時議文已成明日進呈奉旨恭依而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劉拱權吏部侍郎凌景夏徐度權戶部侍郎王應辰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孝監察御史周操周某燁陳良翰各以伏陳所見且謂光堯近乎堯壽聖乃

英宗誕節嘗以名寺不可用康寅降旨云前日詣狀已令施行

載覽金安張節張震等別議各執所見今欲從光堯壽聖尊號之議奉上太上皇帝以壽聖尊號奉上太上皇后盡所以欽崇之意已嘗奏知不容但已第恐數字中有未盡善更令金安節張震等高量疾速未上辛卯安節等請再集官詳議壬辰有旨不須別議願與都堂元集議狀內簽書姓名者聽安節等遂奉詔既而有款俟欽宗服除奉上冊寶者禮官援唐順宗故事謂行禮無害茅備樂而不作可也禮部負外郎劉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冊寶典故御正殿用樂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治平以來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亦用此禮

降詔於即位之初、檢舉於公除之後、時雖不同、事則無詣、此皆
 搢紳先生敦復講究、盡美盡善、可以依倣施用、而無嫌疑者也。
 太上皇帝為杜稷大計、以天下畀付聖子、謂之明元、獻文、唐之
 一祖三宗、皆不足道、是以堯舜而下、初無專門典故、可以稽考、
 及授受之際、偶餘服制、亦無舉行尊號、可否之文、然而治平以
 來、記錄甚詳、情文兩盡、今日依倣斟酌、實合禮經、如或畏嫌疑、
 失援據、於三綱五常之道、有所抵牾、不獨有司失職、為議者所
 非、亦祖宗家法所不許也。太上皇帝為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
 書外、則用漢魏權時之文、內則行祖宗遂服之禮、燕享不舉樂、

策試不御殿、皆其事也。獨何於尊號冊寶而疑之、議者曰、永正
 禪位於元和、憲宗故事、可以引用、考之新舊唐史會要、自武德
 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所上尊號、亦多
 在即位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就使可據、則即位而未改、
 元觀非優於丹鳳門、觀鏡渡於魚藻宮、擊鞠於神策軍、觀樂於
 麟德殿之類、前代亦有引用者乎。議者又曰、喪三年不祭、唯祭
 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祖宗雖用唐虞三代之制、而升祔之
 後、祠事畢行、不止天地社稷而已。尊號之禮、何獨有嫌、備樂而
 不作可也。是又不然、祭祀之典、難於久曠、漢魏以來、行之於易

月之外、葬而祔廟、雖用樂可也。本朝通用古禮、謂之美事。未終
制而上徽號、祖宗以為難行、使其設而不作、在禮無害。則治平
之後、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何為不於即位降詔之初、遽上
冊寶、而必待三年之後乎。慈聖光獻之於治平、宣仁聖烈之於
熙豐、母也。當熙寧元祐之初、猶以所尊為之厭降。主上以鳴名
徽號、盛禮備樂、極人子報稱之心。不容少有闕文、以貽它日之
悔也。司士責問禮於子游子游、諾之子瑣曰：汰哉叔氏、專以禮
許人。夫子游所以諾之者、以其合於禮也。不以合於禮者告人、
而以意之所安者許之。猶曰：不可而況一時大典、無所依據、輕
議而遽行之、恐非臣子所以愛君父、惜國體之意。竊詳六月二
十九日詔書、已依祖宗故事、所有條具典禮、乞俟將來欽宗終
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德美事、超冠前古、而主上事親之禮、與
情實相稱矣。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致厚、故不復改。

承明集卷第一

月... 周禮... 文忠公集... 卷一... 周禮... 文忠公集... 卷一... 周禮... 文忠公集... 卷一...

承明集卷第二

經筵講義

周禮 乾道七年 五月二十五日

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臣聞馬牛羊豕雞犬是謂六畜以其可畜而養也麋鹿狼麇

兔野豕是謂六獸以其可狩而獲也羔豚犢麇雉鴈是謂六

禽以其可擒而制也或謂爾雅以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

曰禽今乃列羔豚犢麇於六禽者何也臣按易稱即鹿無虞

以從禽也太宗伯以禽執作六而曰卿執羔犬司馬亦云大

獸公之小禽私之是四足之小者亦可謂之禽矣辨其名則
六畜六獸六禽之名固不一也辨其物則六畜六獸六禽之
色固有異也又况禮記內則所謂狼去腸豚去腦魚去乙與
夫雛尾不盈握弗食之類若不辨焉非所以致謹也雖然禹
菲飲食孟軻遠庖厨而官周獨詳于此何也蓋勤儉者帝王
之德備物者國家之體夫惟聖人力行王道使鷄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然後坐享天下之奉而人不
以為泰書所謂臂王食是也

凡其死生蠹蕘之物其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百五十四
世子之膳羞

臣聞聖人未嘗暴殄天物各因其所宜而已死謂不可以生
致者生謂不可以死致者蠹謂不可以餒薦者蕘謂不可以
蠹致者四者既辨乃可以共王之膳膳者總言食之正也薦
則備其品物羞則致其滋味二者又言禮之盛也后世子言
膳羞而不及薦者下君一芋故也古之聖人於飲食之間制
為等差如此其嚴而况大於此者乎
共祭祀之好羞

臣聞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凡九州之美味苟可薦者莫不

咸在猶以為未足也。則又思其平昔之所好而共焉。若文王之尊蒲魯膾之羊棗是也。且人之嗜好不能無偏。何獨於宗廟而羞其所好歟。蓋自奉有常。則無傷財害民之譏。致享加厚。則有盡志盡物之孝。聖人之意深矣。雖然。人君以天下之大。萬乘之富。縱極口體之養。何所不可。顧乃事為之制。物為之節。祭祀之外。靡其好羞。蓋所謂終食未嘗為仁。斯須未嘗去禮也。春秋之未庖有肥肉。而塗有餓莩。視成周仁民愛物之制。則有間矣。可不戒哉。

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獸

臣聞主人以禽獻於賓客。謂之禽獻。按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蓋隨其爵命之高下而制焉。多寡之數也。或謂獻者下奉上之辭。今日禽獻何也。蓋古者待賓如臨祭。以敬為主。故有九獻七獻五獻之禮。且君之於士。苟有饋焉。猶或謂之獻。而况大賓客乎。

凡令禽獸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臣聞客之爵命有尊卑。則禽獸之數有多寡。所謂以法授之者如此。蓋方獸人以其數而致於庖人。則入固有法矣。庖人眠其數而歸之賓館。則出有法矣。故曰其出入亦如之。先言

出後言入言之序也

凡有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牯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麋羽膳膏羶

臣按月令四時之食各有所宜順之則可以養性命逆之則疾癘生焉羔羊之小者豚豕之小者方春肥息之時於膳為宜乃用牛膏煎和而獻焉故曰春行羔豚膳膏香雉之乾者謂之膳魚之乾者謂之鱠天暑鮮食易敗惟此於膳為宜乃用犬膏煎和而獻焉故曰夏行牯鱠膳膏臊牛之未克者謂之犢鹿之未克者謂之麋食秋實而壯茂可以膳矣乃用鷄

膏煎和而獻焉故曰秋行犢麋膳膏腥鱸者魚也至冬而性定羽者鴈也至冬而始來可以膳矣乃用羊膏煎和而獻焉故曰冬行麋羽膳膏羶夫先王於賓客雖曰厚為之禮然未嘗過求異味登之於俎亦隨時所宜因民之日用而已夫然故上不違天時中不費邦財下不勞人力一舉而三善寓焉是謂成周之良法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臣謂歲終則會欲知多寡之數也王及后尊矣故不會其數
雖庶節以制度固自有要時有司不以常法會之耳恭聞真

宗皇帝西幸鞏洛得生鯉不忍食而縱之閔羔羊叫號即詔
尚食自今勿殺當是時民安其業家給人足固已追三代之
盛乃徹因庖厨而寓好生之德所謂本末並舉誠可為萬世
法彼梁武帝者豈足以知此哉不法先王之仁政而區區於
釋民之教宗廟之祭不用血食太官之膳不同僧道及信侯
景之姦則視坐靈肝腦塗地而弗恤倒置如此蓋周官之罪
人也

承明集卷第二

承明集卷第三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五

經筵故事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進天禧二年

八月仁宗為皇太子子涕泣累日至于減膳謂當出宮不得日
侍帝后左右真宗慰諭之曰此特加恩爾未出宮也上乃曰悅
復膳如常

臣宮恭惟本朝列聖之德雖不可以一言而蔽然其尤大者
明者孝也仁宗皇帝之在東宮固未遠於親側已戚戚如此
推是以往所則以養志者不問可知也享國最久躋世上治

豈無自而然哉其後元祐講官范祖禹為哀集當時故事三百一十有七總為訓典而以此為首篇可謂知所先務矣臣實慕之抑臣幸甚乃庚子日南至獲與百執事序立德壽殿下伏見陛下以天子之貴行事親之禮自大次拱手徒步以入既升殿則拜伏盡敬萬目觀瞻稱歎一辭皆謂堯舜以來所未有也不其甚哉雖然臣意陛下猶以未能朝夕侍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之側為歉也故向者以日朝為廢務則用五日之制既又迫於詞訓定一月朝之儀壘壘惓惓可謂至矣惟陛下克天性之孝思仁祖之言進以承顏順志為樂退以繼志述事為念人之心悅而天意得則其享於萬斯年之報也必矣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乃日新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陛下之志也亦微臣之願也

隆興元年二月十一日進

劉向說苑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守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聞

臣聞禹丹朱之傲以苦舜周公稱紂之迷亂以敬成王言之

者不疑聞之者不怒古之君臣相與蓋如此豈待事至而後
言過失著而後諫也哉春秋之末去古未遠故簡子以一國
之大夫猶能箴規而思未形之過可以為賢矣彼唐之德宗
何足以語此段平仲一有所陳語未脫口而遂探其意叱責
隨之是尚可與輸忠而盡言乎恭惟陛下檢身君不及從諫
如轉圜言雖多而必聽事縱誣而不却有君如此誰忍負之
此臣所以庶幾古人而冀陛下之有所更也夫圖治莫如勤
然與其程書決事擊刺騎射以勤其小不若經天緯地保大
定功而勤其大也富國莫如儉然與其菲飲食服澣濯以儉

於已未若惜邦財倍民力而儉以天下也正人端士不難於
外敬而難於用其言左右近習不患於無財而患於有所挾
允是數者知之非難行之惟艱陛下毋以臣言之妄而諾之
而更之則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何過之有

乾道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進

徵

唐書魏徵傳太宗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
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
其繇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
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觀漢唐之主莫盛於文皇致治之美度幾成康考其大要
特在夫兼聽而已當時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
與伏下引對毋得閑礙又置立伏馬二須乘者聽是以即位
四年國富刑清底于丕平非明目達聰之效歟雖照帝之初
為政也魏徵以謂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難
封德彝則曰三代之後法詭曰茲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
治不能非能治不欲二者之論若水火不相入雖欲兼聽烏
得而兼聽惟帝察證之言可用信而不疑知德彝之言不可
用拒而不受是乃所以為聖也仰惟陛下勤於求治切於聽

言日御聊朝延見群下雖隆寒盛暑與夫休假之日召問咨
訪未嘗少怠凡文武小大之臣草茅一介之賤皆得以情自
通于上其視文皇尚復何媿若乃言有是非治忽擊馬聖主
既以廣堯舜之聰明矣必將辨邪正以從違示好惡於用捨
正觀之治臣具見之

八月十七日進

正觀政要求諫篇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尚書奏事條數
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看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
情每一思致理或三更方寢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

臣聞人主切於求言則天下之事無不理能行此者其惟唐
之太宗乎。觀其嘗謂侍臣曰：朕每間居靜坐，則自內省，常恐
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諫革，爭欲令耳目外
通，下無寃滯，茲非切於求言乎？又曰：朕聞夜常思百姓間事，
或至半夜不寐，錄都督刺史姓名於屏風坐，臥常看，在官有
善事亦具列於名下，茲非勤於為政乎？古所謂非苟知之亦
先蹈之者，太祖是也。然則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豈無自而
然哉？抑惟陛下聖而不居，能而不矜，芻蕘之論必詢，狂夫之
言亦擇，可謂通下情矣。未明求衣，夜分閱奏，以監司郡守姓

名列於御屏，可謂思致理矣。其視太宗，夫豈多遜。然吳兢之
進政要也。其表有曰：望紆天鑒，擇善而行，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蓋言行之有常，思之不倦，然後魏魏之化可得而致。惟陛
下因兢之說，思唐之盛，久於其道，使天下化成，則明四目，達
四聰，可繼於虞舜在位，皆節儉正直，可繼於文王。又豈止法
正觀而已哉。

乾道八年正月十一日進

書洪範休證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
若曰聖時風，若曰

臣觀天之與人相去雖然甚遠然志慮萌于此而休應彰於彼何近也是故景公一言而熒惑退舍成王出郊而風雨起禾惟先格王正厥事真若影響之捷哉仰惟陛下躬神禹之智傳洪範之學凡修之身達之政治見之動靜語默惟休證是協屬者雨雪偶愆寒氣弗效陛下上畏于天下軫乎民知諸郡奉行和糴之未善也增其直損其數聖訓丁寧方布于外而上天同雲不旋踵應焉先之以霖霖繼之以霽霽黎庶呼舞咸謂嗣歲之豐庶或可望向非陛下於貌言視聽思之間皆有以欽承天意則雖日祈禱老編舉禴榮臣知其效不如是速也周之頌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鑒在茲惟陛下敬用五事常有以應天則五者未備各以其叙必有以相我國家上焉三光全寒暑平下焉膏露降百穀登追帝王之盛無難矣豈直庶阜蕃庶而已哉

淳熙二年五月十一日進

唐書李絳傳絳見浴堂殿憲宗曰比諫官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

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
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遣阿之使直士杜
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聞古者諫諍無常負上而公卿下而庶人工商矇眊易羗
苟有見焉無不自達是以下情通於上而上德昭於下西漢
大夫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多至數十人殆古之
遺意歟唐興太宗最以聽言為急即位之初數引魏證入卧
內訪以得失證也忠誠惻怛請共正直事無大小靡不盡言
遂使朝無闕政民被膏澤君都顯號身荷美名憲宗中興實所

所

欣慕時則有若李絳耻君不及太宗耻身不及魏證其陳治
道論政體反復至数千百言帝悉嘉納回視正觀似無愧矣
然絳猶以人臣進諫為難者蓋將堅上意廣言路也卒之却
李錡之資闢光琦之儀紀成敗則屏為之設戒崇飾則碑為
之仆諫行言聽著在簡冊傳之後世臣主俱榮焉仰惟陛下
好問如虞舜從諫如高祖精臺諫之選嚴輪對之制入直殿
廬者頻加宣召來自疎遠者即自引對豈惟繼漢唐用人之
美固已得古者諫諍無常負之誼矣今拾遺補闕偶虛其位
惟聖明亟擇重厚而諒直者使充是選蓋重厚則知大體諒

直則無邪心自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李絳之所難臣竊以
為易矣

淳熙二年 月 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建隆三年二月詔自今五日內殿起居翰林學
士及文班常參官轉對並相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
獄寬濫百姓疾苦咸採訪以聞事有要切者非時詣閣門上章
不得須候次對

臣聞書紀虞舜之治多矣而以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為首蓋雖上聖之資非好問則理有未盡是乃帝王之

先務也唐太宗嘗謂蕭瑀朕少好子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
良子十數以示子工乃曰木心不正則脉理多邪子雖剛勁
而遺箭不直非良工也朕以孤矢定四方猶矢之而况於理
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
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夫子有形也理無
窮也有形者尚或難知無窮者夫豈易究故當治忽之所闕
邪正之所擊自非博問而廣詢則其未盡者多矣惟我太祖
天縱將聖又嘗歷試諸難固已周知古今之變博通事物之
理然即位未幾遠稽虞舜近法太宗以咨詢為急是宜創業

垂統躋于極治列聖守之至于今不廢誠可為萬世法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二年八月九日進

三朝寶訓淳化五年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朕今選京朝官三十餘人給以印紙親書其前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理稱稱為勞績本官月俸並給緡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之朕以所書有奉法除姦之語且慮郡官不曉因緣生事又令若水諭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蓋為官擇人以安百姓耳

臣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蓋政刑所化者淺德禮所格者深此聖人論為政之要道也漢荀悅身得乎此故其言曰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刑也范曄謂悅通見政體其以是歟恭惟太宗皇帝當天下既定務安元元尤注意長民之官有犯法者未嘗少恕人固悚然知畏矣又欲勵風俗於勸懲之外臻耻格於德禮之中故當雷太平興國九年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受弊因舉後漢秦彭為潁州守以禮訓人百姓懷

愛深加歎賞後暨淳化乃親書印紙三十餘通揭為條目命審
官院分賜京朝官當是時凌策等實被此賜已而屢典藩郡
所至皆有治迹卓然為宋名臣今秘閣尚存當時御書數通
而賜策者在焉歷官課績且載卷中貽訓方來實為鉅典惟
陛下留意守臣增光祖宗凡有除授必延見訪問姦貪暴虐
者既已斥去疲瘵闒茸者又無所容儻因清問之燕特詔秘
閣以太宗所書來上稽用故事親御翰墨遴擇循吏一二十
人而付之使得者以為榮而益知自勉不得者以為辱而耻
躬不逮必有如策輩班班見於郡國承流宣化少副陛下愛
民之意淳熙紀年當不愧於順化矣

淳熙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進

前漢張敞傳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治之天子召拜膠
東相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
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設賞開群
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捕縣令者數十人
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

臣聞治小盜與臨大敵者或決機兩陣之間或逾度千里之
外兵法可用智畧可施將得其人未有不取勝者小盜則不

然合散不常去來靡定如鼠之晝夜伏動猿猱之左跳右擲我衆雖多而無所施技雖長而無所展勝之不足為武不勝為害不已自非方伯連帥得其人以剪除綏輯為己任未見其可也乃者江湖之盜不盈數百而環寇之師殆且數千自夏迄秋耗靡金穀坐困民力迄未平殄正坐郡國守相無敬輩耳臣聞賊不被甲不齎糧或伐山開道或捷徑行一日之間可馳二百里既至鄉村安坐劫掠饜飲酒肉逮者保闡于有司有司聞于諸軍諸軍荷戈裹甲由官道治次舍追集丁壯轉輸糧草數日乃能遇賊賊蓋休息久矣而我方疲放犇

命故彼常逸我常勞彼常勝我常負而又鄉民因役使之煩失刈獲之業往往懷疾視州縣之心賊復有捐餘財以餌之由此姦擊反與為地道官軍動息多以語之其所至輒能設伏邀擊者為是故也今聞江鄂之師折傷疾病其數頗多曠日持久安得不為之慮哉近者前帥既以集懦汰黜後來者知所懲艾必銳於立功使遂破賊固善或不為方畧止務襲逐復蹈前轍將如後患何今兩露關帥願亟擇如敬者乘傳分鎮協心戮力耘耨姦黨銷患於未萌以上寬九重之憂顧臣謹因敬事而冒言之惟聖明財幸明日呂企中知隆興府未幾王佐知潭州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五日進

班固前漢書武帝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
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
業而有三代之風

臣聞六經之實行於三代六經之明弊於兩漢何謂實舉士
大夫有^自致知格物而達於治國平天下無非見於躬行者是
也何謂名辨詩之草木蟲魚而不知敦厚之風習禮樂之
聲音度数而不著中和之效誦書失之誣而不能疏通知遠
習易失之賊而不能潔靜精微方平居無事分章析句自謂

有得及試之以事則鮮不失其所守徇名之弊如此豈孔子
正六籍示萬世之意哉無恠乎邪說設行所由昌也漢興承
秦之亂高祖創業文景養民表章此道勢未皇暇至于孝武
則維其時^初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
似若有意矣然均以賢良射策董仲舒潛心大業是有意六
經之實也則實之江都不用公孫^多詐無情是徒徇六經
之名也則為丞相封侯倒置如此安在其為表章也史臣徒
見其與嚴助枚臯吾^王壽王輩辯論相應遂以義禮理之文
煥焉可述斯亦踈矣延及後世孔光張禹之徒卒誤國家而

漢業衰焉殆有以放之也。謂後嗣得遵法洪業可乎。然則武帝非表章六經，乃罷黜六經也。茲不可以不辨。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時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兼關南兵馬都監在任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邊境有急即馳騎赴之故胡騎畏服不敢窺太祖加漢超應州觀察使判齊州仍兼關南巡檢

臣聞久任之為利數易之為害初未嘗有內外小大之別也。然在將帥則其利害為尤重蓋國勢之強弱邊事之安危舉繫於此豈可與百官有司郡守縣令止於送往迎來之費緣

絕簿書之患者同日而語哉。觀太祖太宗任郭進於西山前後二十年賀惟忠易州十餘年董遵通遠軍十四年其他如隰州之李謙溥慶州之姚內斌亦不下十數年。向使較方推而遷止席未暖而輒易則士卒何由信其號令夷狄何由稔其威名九重憂顧無時而可寬矣。非但如此一軍之中自將副而下豈無智畧可取者。膽勇絕倫者公廉服人者勤濟集事者。惟主將久居其任然後能知其人。既知其人然後能舉其類。是用一名將可以得數名將也。觀真宗朝雄州圍練使何承矩以老疾累表求解邊任有旨令自擇代承矩力薦西

上閭門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光則真宗即命利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果著勲効向使承矩不緣久在河北則安能知允則而薦之後世將帥鮮聞久任亦未聞有邊臣舉自代者臣願以祖宗之法為監庶幾一舉而兩得云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臣聞農夫之於稼穡也始則殫耕墾之勞次則施播種之力然後自苗而秀自秀而實及其久也收茨梁之積而歲功成固未有勤勞於初而鹵莽於後者也國家為政何以異此規模既定而施設隨之日則有一日之功一歲則有一歲之效茲必至之理也春秋時鄭實小國子產為之相從政一年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於宿弊未免有所更於群情未免有所拂也故當時與人興殺之誦逮夫三年而後子弟誨矣田疇殖矣其功日著其効其成向之欲殺者今惟恐其不長存也此無他設施有序始終無倦故也彼小國之佐猶能若此况以天下之大

為政不難苟日夜以思之朝夕而行之則何事不濟何求不獲亦在乎勉勵而已

淳熙三年八月十七日進

活資通鑑唐大曆十二年秋大霖河東鹽池多敗戶部侍郎判

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乃奏兩維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官并置神祠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又京兆戶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餘萬頃渭南令劉深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

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深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敦視之損三十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深南浦縣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

臣聞欲治之時天心仁愛人君往往出災異以為警戒至於無道之世不可扶持然後漢然弗顧卒底於衰亂是故飛雉升鼎大風偃禾大異也而高宗成王用以興邦彼五代王氏僭竊西蜀驕奢淫佚自絕於天而龜龍麟鳳四靈之瑞前古所不能致者舉集焉災祥不祥同如此可以察天心矣如代宗

之於韓滉不亦異乎兩敗鹽池反以為瑞既疑其偽矣所遣
之使乃畏滉而實其說帝亦從而神之上下相象不以為非
是時霖雨害稼十八京兆尹言狀而謂南令以滉之故獨言
不損及御史按視復不以實告夫諫官御史人主所取信者
也顧豈畏一度支而誕妄如是哉良由代宗不察鹽池之詐
有以啟下之欺也厥後雖貶深等而置滉不問豈特失馭臣
之方蓋亦不知天心仁愛之意矣昔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
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君子謂其能求過於天安
不妄危終或霸功其賢於代宗遠矣

承明集卷第三

承明集卷第四
之使乃良民而...
是時...
承明集卷第四

承明集卷第四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六

經筵故事二

淳熙四年三月十五日進

正觀政要正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
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
不正則脉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
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
未及弓矢猶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
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

失焉。臣觀唐太宗年甫弱冠，從高祖起義師於晉陽，擒充戮竇，化

隋為大，大小數十戰，皆躬履行陣，所當者破，所攻者滅，孤矢

之威震于華夷，顧豈不能辨子材之良窳，尚有待工師之言

而後有所悟耶？是說也。姑欲借以論為治之難耳。仰惟陛下

天縱神武，追跡太宗，前日宴射，發必中的，羣臣左右皆呼萬

歲，臣因是而推太宗之意，竊有獻焉。夫進退周旋，必中於禮

此修身矯思之理也。內志正，外體直，此為政以德之方也。持

之審固，此信用忠良之法也。奠而後發，此不輕疏令之意也。

則燕則譽，此禮樂兼修之効也。一施一張，此文武並用之術

也。率是以往，可以威天下，可以定四夷，可以致上治而君鵠

之理得矣。

淳熙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進

漢書賈山傳：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直則不可以明道。切直之言，明主所欲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

竭知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

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

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

弛

滅

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聞得其過失矣弗聞則杜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所以永有天下也

表

臣文聞漢之文帝最為賢能君故一時羣臣諫諍者最多如賈誼如張釋之如馮唐如爰盎如晁錯莫不因事犯顏竭盡底蘊正所謂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也賈山於

喻

是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尚謂雷霆所擊無摧折高萬鍾之所壓無不糜滅欲帝開道求諫和顏而受者蓋以孫志則喜逆心則怒是乃人之常情又况九重之尊萬機之繁思慮或有未周施設或有未至非假諫爭則事之過舉何由知之是以古者進諫之路其數有七史書過失一也工誦箴諫二也警誦詩諫三也公卿比諫四也士傳言諫五也庶人謗於道六也商旅議於市七也後世固已廢其六其可諫者公卿而已若復讒諂面諛以容悅為事則嘉言何進由過失何由改此山所以自下劇上而帝所以能廣諫爭之路也歟至唐則

有李絳嘗告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
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
人主孜孜求諫猶惧不至况罪之乎上善其言嗟乎絳之言
即山之言也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進

唐正元三年正月詔曰夫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
切於令長尊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得失
之間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况百里之安危萬人之
姓命付以長吏豈容易哉今旬內凋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想盡

然傷懷非慈惠不能郵郵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即御史選重
當時得不分朕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尚書
司勳負外郎竇申等十人咸以器能精心理道究熙黎之疾苦知
教化之宗源輟於周行往泣通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珣瑜可檢
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天縣令常武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
縣令賈全可咸陽縣令監察御史常正伯可藍田縣令兼監察
御史崔源可華原縣令兼侍御史王倉可檢校比部員外郎兼
美原縣令李曾可藍屋縣令兼監察御史荀曾可三原縣令兼
侍御史李緄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

臣聞宣化承流責在守令即二者言之縣令與民為尤親其任為尤重任既重則官不可以輕故正元之詔臨遣十人或以臺郎或以御史蓋欲增重事權責其成功也前乎此則有漢氏之制如以郎官出宰百里縣宰入為三公是也後乎此則有本朝進建隆四年之詔如以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之知魏縣是也三者時雖異而理則同凡為以民而已矣中興以來賦祿養兵之費日廣故理財催科之政彌急上司督外臺外臺督州郡州郡督屬縣至於縣則不得而辭矣故為令者尤難稱職所謂導王者之澤以被于下求

庶人之瘼以聞于朝者絕無而僅有也蓋由銓曹注授專用閑陞改秩之人紛至沓來能者莫辨大率疲軟者多健決者少貪濁者多廉潔者少此民力所以坐困財用所以益匱也頃歲雖嘗選擇大邑歸之堂除照止用格當為令之人故皆干求而得之非朝廷遴選而用之也夫求而得之是謂為人擇官取而用之是謂為官擇人其得失不可同日語矣臣謂宜倣漢唐舊法稽太祖故事自負即至于升朝取其經擢用而投閑者有差遣而待次者緣公家微累偶爾坐廢者且以三十人為率俾分治劇邑稍假事權優以賞勸彼資望

既高決無干求為縣之理自是朝廷選擇用之奔競者固無由而至奔競者不至則真才實能見矣此愛民之先務也

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三朝寶訓咸平元年張齊賢士沔同定編勅互陳利害真宗問宰相孰可從者呂端曰立法尚寬忌於嚴急周官刑平國用中興此經制也然利不百不変法當改革者宜從衆議乃詔尚書省集官議之

臣聞箕子告武王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成王命呂陳曰圖厥政莫或不難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蓋

立政造事寧免乎更張自非博詢其利害則朝令夕改者多矣古先哲王曲盡羣情為是故也及至二漢凡有疑事亦必總公卿博士之議蓋本諸此今編勅乃萬世不刊之典齊賢等既互陳利害真宗遂命集議蓋以事體至重理當博詢殆周漢之遺意歟若乃徒為異說初無確論如近日臣寮請改薦舉之制增常平之官類皆繳繞繁碎有害無益明主方且采芻蕘之言是以付之于外姑委吏戶部看詳可也願使侍從臺諫兩省之官集御史府而疑為傳聞之間頗惑羣聽臣竊以為過矣且今之薦舉不過一封之奏數十字之詞猶患

監司郡守虛文而無實況條目錯雜分數猥多吏姦文具將
百信前日又常平舊制已極嚴密借兌之罪雖赦不原遠州
以通判主之任非不重今乃欲於負多之際驟增冗官數百
其事權未必及倖徒為紛紛是皆利害灼然非待衆議而後
見也臣願繼今臣僚有所獻明且當隨其曹部使之條具來
上須大因革乃令集議如此則可以增重國家之體而不失
諮詢之本意矣

淳熙五年七月日進

開寶二年太祖皇帝征太原回次鎮州幸龍興觀道士蘓澄隱

所居澄隱年八十餘素有節行通儒釋諸書名聞京師上至鎮
州首訪求之謂曰朕於京師作建隆觀欲煩師主之可乎辭曰
帝鄉繁會非山林之士所能居也上曰師老而容貌不衰其術
其得聞乎對曰臣之養生不過息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
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樸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
太和者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術也上悅賜衣一襲銀器
五百兩絹五百疋

恭惟太祖黃帝當東征西伐混一海宇日不暇給之際
特降清問不及黃老可謂不居其勝而詢于爾為堯矣澄隱

能述^老子之言而不知帝王應^世之方其論黃帝唐堯所

以享國永年未盡其^目太祖止賜器幣不加恩命蓋不知其

正說之平平也臣試推而言之昔黃帝修德振兵治五氣教五

種撫萬民^百四方教熊羆貅貅既與炎帝三戰於阪泉又

與蚩尤戰於涿鹿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西至于

空^洞南登^衡湘北逐^輩粥雖欲凝神大和其可得乎唐堯內

則親睦九族外則平章事姓協和萬邦於變黎民命四子以

治四時釐百工而熙庶績洪水滔天底于平^成其施設蓋可

考矣然則所以國永年長者實由勤勞獲報非止無為已^也昔周

公作無逸謂商中宗高宗周文王皆嚴恭寅畏勤勞不

怠所以享年有永後世如漢之光武唐之太宗每旦視朝日

仄乃罷數引公卿侍從談論經^夜理分乃寐皇太子乘^時

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術望^頰愛精神優游

自寧帝曰我自樂此又為疲也厥後享國長久庶幾勤^勞

之明效大驗歟臣故備論之以^推原我太祖經營四方垂裕

無極之意且辨澄隱養生之說特出於道家者流失其本指

併為聖主勤政之勸云

淳熙五年九月七日進

禹乘四載

三朝寶訓太祖乾德二年七月詔曰官人之道責實實為本循
隆守局有司之常職出淹振滯前賢之令猷惟彼銓衡止憑資
歷慮有英俊沉於下僚言念選掄埋滯固自有今常調赴集選
人委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關失者觀其人材詢以
吏術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聞當與量材甄獎
臣聞古之銓曹任人而不任人官居其職者未嘗進退賢不肖
不過察胥吏姦弊而已今恭讀太祖皇帝乾德詔書乃知國
初自有酌中之制近世因循偶未舉耳今若令尚左尚右侍
左侍右每遇文武官赴選之時將歷任課績多而精力疆壯
者審覈其人才詳詢其吏術間有可備升擢則許長二即官
公共考察歲以數人申三省引驗恭候聖裁亦足稍收堂除
不及之士少勸赴部官推擇之已精三省又從而審察之然
後仰達尊聽以俟旌寵其節目固不一矣雖欲容私而謬
舉其可得乎况此實遵行皇祖之訓非開僥倖之門也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進

漢宣帝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
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
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臣觀宣帝號漢中興之主其設施次第備載于史固不可一
二而舉然其大要乃在親擇刺史守相察其言行其有名實
不相應必知所以施賞罰焉此綜核之功所繇成也臣試
以黃霸趙廣漢二人之事明知霸與廣漢俱嘗治潁州俱入
為京兆霸能尋繹吏民語言以參考其陰伏烏攬內道亭先
事而知凡某之所不某亭之猪亦能默記廣漢則為鉅筭使
吏民相告訐設鈎距參伍牛馬之價吏有銖兩之姦無不知
者故班固於二人傳中皆言其聰明皆稱其精力今自觀之
廣漢京兆之政尤號強明霸似不及也然宣帝乃用霸為御
史大夫為丞相廣漢不過京兆而已豈非以霸外寬內明治
行終長者而廣漢專務果敢莫為持難故不可大用歟非特
此也霸為丞相指鶡雀為神雀張敞奏之越職薦樂陵侯史
高尚書召問之為相五年非無過失而帝殊不加責竟終厥
位至廣漢一為司直蕭望之舉劾即下廷腰斬雖吏民數萬
人守闕泣救弗聽也嗟呼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其明辨如此
羣臣孰德而欺之此所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歟

淳熙六年春進

後漢交趾刺史無清行吏民怨叛三府選賈琮為刺史琮到郡

訊其反狀咸言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故聚為盜賊琮移書招撫
蠲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公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
敢反又張霸為會稽太守始到賊未解郡界不寧霸移書開捕明用
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弃我戟捐我賊不
盜賊盡吏皆休

臣聞太守古號郡將謂其平居雖以治民為職或盜發境內
則當任將帥之責耳觀賈琮治交趾張霸治會稽皆推盜所
由起自圖平定之策豈嘗奈煩朝廷勞師千里騷動鄰路耶

臣竊聞郴桂間自頃李金作邊之後餘風未殄人喜寇攘為

守者儻及閑暇時並施威惠使有畏愛之心檢察官吏使
無侵擾之怨彼雖好亂何由而作縱或下愚無良不可理曉
則結集必有端布置必有跡自可隨以郡兵誅戮之斯為稱
職奈何平時熟視略不加意逮至千百為羣鴟張狼顧然後
羽書交馳陳乞調發其於公家則勞人而費財其於田里則
蹂踐傷夷者多矣臣謂此雖小竊行就俘馘然與其賞雉頭
爛額之功孰若為曲突徒薪之計願詔荆南北西路常切謹
視洞彈壓秦南深思備預之方力以狗且為戒營卒鄉丁則

補其不足而訓其技藝城守器甲則葺其隳壞而繕其朽鈍
凡酋豪之桀黠者作過而亡命者皆及時區處毋使滋蔓仍
令帥守監司每季開具營下盜賊有無萌芽先事措置以聞
後不如言必底于罰庶幾協心舉職共銷未然之患實上策
也

淳熙六年

日進

前漢霍去病傳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
孫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臣觀自漢至今言將帥者多推衛霍蓋武帝欲攘却四夷諸

將少能成功惟二人者每出必捷斬捕首虜動以千萬計安
得不謂之名將哉然讀二人傳其平居初無高談闊論臨陣
亦未聞奇謀秘策也所急者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忠義之氣
激于中故摧陷之勇為士卒先爾此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
必謂之學也若趙括者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
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
地也而括易言之不用則已用為將必破軍已而果然夫以
奢學兵法而敗去病不學兵法而勝則為將不在乎紙上語
也審矣

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進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臣聞古者設官分職雖或不同至於久任責成功數易則廢事其理一也在昔唐虞用稷契臯夔終其身而不易想夫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之際不過加以爵秩服章而已若乃繇績弗成便當放殛顧亦俟九載然後黜者得非深知數易之為害猶或望其有功也歟後世乃以不待次而舉為得才能勸事功之術臣竊疑焉夫卓絕之才十無二三大抵多中人耳其在官也僅不俟之以久則將席未及暖已眊眊然揣摩押闔懷向背而圖速化其於公家之事不過便文自營趣了自前雖有才智之士亦且隨風而靡事功果何自而勸乎故臣竊謂惟久任則可使其心安其心安則可使展盡底蘊無復苟且之志乃所以勸事功也

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進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屋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餘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臣聞農者天下之本也終歲勤動以養君子其用力也勞是

化五年二月
已在薦舉
託不合在
類重進

以文帝詔書數下勸勉種殖初則賜租稅之半已而盡除之

太倉之粟卒至於紅腐不可食非敦本之效歟臣竊觀陛下

念蹇蹶之地商賈輻湊思有以阜通而寬裕之乃斷自聖心

盡蠲征稅閑譏而不征明主方且東芻蕘之言是以付之

于外姑委吏戶部者詳可也顧使侍從臺諫兩省之官集御

吏府而議焉陳傳聞之間頗惑羣聽臣竊以為過矣且今之

薦舉不過一封之奏數十字之詞猶患監司郡守虛文而無

實况條目錯雜分數猥多吏姦文具將百倍前日又常平舊

制已極嚴密借兌之罪雖赦不原非逐州以通判主之任非

重今乃欲於負多之際驟增冗官數百其事權未必及倖徒

為紛紛是皆利害灼然非待衆議而後見也臣願繼今臣僚

有所獻明且當隨其曹部使之條具來上須大因革乃令集

議如此則可以增重國家之體而不失咨詢之本意矣

淳熙五年七月日進

開寶二年太祖皇帝征太原次鎮州幸龍興觀道士蘓澄隱所

居澄隱年八十餘素有節行通儒釋諸書名聞京師作建隆上

至鎮州首訪求之謂曰朕於京師作建隆下於太平諫議大夫

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古者聖主必有爭臣

此與下文不貫

文淵閣

同治庚午夏

五

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
之朝實願繫其狂瞽太宗稱善詔命自是宰相入內平宣國計
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已納之

臣聞從諫於未然者聖主也納忠於先事者良臣也故舜造
漆器諫者已多宣王晚朝箴規隨至譬如人之養生常謹畏
於康強無事之日醫之治病常提防於血氣未衰之時則美
疾何由而生毒藥何為而用此天下至理為國者所宜法也
觀太宗之明蓋有得乎此以謂軍國之重一日萬幾都喻之
間固欲盡善然而思慮容有未至裁決容有未周布之朝廷
行之四方一或非宜其害甚廣故許諫官預聞議道論隨事
規正小者立更大者徐改可謂明制治之原知聽言之要矣
當是時朝廷無關政臣下無激訐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由
此也夫

承此集卷第四則... 必使諫官... 亦足諫者... 聖恩... 願五山... 詩之四...

承明集卷第五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七

東宮故事一

淳熙二年十一月六日... 皇孫... 皇孫... 皇孫...

唐吳兢政觀政要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朕則不暇

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

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

汝知馬乎能代人力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

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

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懼見其依於曲木之下又謂

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
可以自鑒

其聞成湯聖人也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武亦
聖人也其几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其杖銘曰輔人無苟
扶人無容大哉法度之言乎至哉勸戒之意乎蓋夫指物陳
謨切而易見循常論事泛而難遵今也凡吾起居湯沐之間
無非箴儆防閑之語使目熟乎瞻視心熟乎思惟自然日知
其所亡月無其所能忘隋不生兢惧日至國家何由而不治
名身何由而不泰商周所以卜世卜年長久不墜者用此道

也後世聰明睿智之主莫如唐太宗凡古今興衰治否之由
知之審矣謂太子為天下本故於訓迪無所不用其至嘗語
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間
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
每商量處置時有乖踈得人諫諍方始覺悟况太子生長深
宮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卿等常須以此意談說令有所補
益太宗此論非不丁寧切至矣然猶自疑泛而未切也於是
或因臨飯或因乘馬或喻舟水或假曲木反覆援證開導數
四必欲太子遇事而深思隨事而知戒其視湯盤銘行武王

銘几杖夫何遠之有真得教子之誼哉

十一月十四日

真宗寶錄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三日辛巳內出手札示王欽若等曰昨覽君臣事迹進草將帥部仁愛門若以贖還俘略振卹飢僅暴骸必瘞秋毫不犯斯數事近乎仁愛矣如張楊為大司馬性仁和無刑威下人謀反及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今衆官評品謂之仁愛斯則異矣且將帥之體與牧宰不同以威禁暴以刑止殺先之號令而下之懼均之以甘苦而衆不携今謀危發覺輒原不問而又對之涕泣愈非將帥之事也朕向在藩邸屢令邢昺講習諸書因記春秋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以為不察有罪其喪師也宜乎今張楊無威刑反者不問是不察有罪此尤宜旌別淑慝更高度之

其觀夫子之論學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蓋為學之道必欲深造自得則非樂之不能也其惟真宗皇帝天資高明固已超冠前古又能篤好學問中必樂之由咸平至於祥符蓋即位十有三年矣而在藩邸時與講官刑昺講論春秋之說尚紀於胷次非樂之不忘能如是乎景德澶淵之役奮發威斷坐制百虜而堅百年和好之約束封西

祀制禮作樂馴致太平而洗五代見聞之陋文武兼用為億

萬年無窮之基皆學之效也猶且不自滿假命儒臣學士哀

集君事跡以為龜鑒每成一門先生其稟乙夜披閱訂正是

否彼前代主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

耽樂之後固我真宗之所戒也若乃論將帥先乎威制牧宰

貴乎撫恤則又聖學為淵懿非當時群臣之所敢望嗚呼遠

矣哉

前漢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

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意師道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為

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

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

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於太子居處

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右左前後皆正人

也

其觀漢文帝時能勸太子以學者有二人焉賈誼晁錯是也

誼言太子自幼至于長自長至于冠皆以詩書禮樂為本保

傳教諭為急其與禮記所載三王教世子之法若合符節當

也

是時初經秦火六經不存記禮者尚未備而詛獨以少年能誦詩書力論三代有道之長暴秦無道之短則其淵源蓋有所自矣劉向稱其論甚美且為謂通達國體雖伊管未能遠過非虛譽也晁錯則不然雖有臨制臣下聽言受事安利萬民忠孝事上之四說然大要專欲太子知術數夫謂聖人之道為道術則可謂之術數可乎今不贊太子以聖道而欲太子知術數其背禮經多矣蓋錯天資稍直刻深素以刑名為學在景帝前以辨得幸故有智囊之號則其學之不正從可知矣厥後東市之誅無足深恤司馬遷乃曰賈誼晁錯明申韓嗟乎此言指錯可也誼豈明申韓者哉竊見講官方敷繹文王世子之篇是敢舉誼說以推廣禮經之旨少裨聽覽且無使詛與錯同科云

十二月十一日

朱

真宗皇帝承華要畧序皇太子愛自韶年即彰敏晤既親外傳彌顯英聰每視膳之有餘則披文而忘倦朕喜其好學念及昭謀猷者偶以清閑編觀冊府因得青宮要記頗合素心洎夫詳閱其中亦多未備於是精求雅誥更廣異聞頗歷歲時漸成編軸或逢暇景乃運柔毫各附篇章述為論贊雖慙淺近無所發

明庶俾元良愈隆至業聊題於此以記其端凡五十篇分爲二十卷名曰承華要畧云爾

其聞唐太作嘗作帝範十有二篇釐爲二卷以訓太子卷一曰君體二曰建親三曰求賢四曰審官五曰納諫六曰去讒下卷一曰誠盈二曰崇儉三曰賞罰四曰務農五曰閱武六曰崇文此十二條者政治之大端安危之明戒也逮我真宗皇帝萬機餘暇親製承華要畧總五十篇分二十卷豈特增廣前志實欲該貫古今率皆述事於前立論於中而爲贊於後凡六經之文歷代之史百家之說撮其樞要無所不備雖

聖謨淵懿未易窺測至於先後之序則可得而陳焉

儲貳

正天下之本故先之以主器性質擊染習之端故次之以謹習人之行始於事父母故次之以述孝孝之至在乎敬宗族故次之以睦親行倫於內必求正於外故次之以崇師崇師所以求益也故次之以務學學莫大乎六經故次以宗經經所以明道也故次之以貴道道然後有德故次之以尚德德然後有仁義故次之以仁義本仁祖義不可不勤故次之以勤志志廣功崇不可不謙故次之以持謙謙者卑以自牧之謂也故次之以恭謹恭者無所不敬之謂也故次之以戒謹

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故次之以兢、懼、臨、事、而、懼、其
所不聞、故次之以兢、懼、臨、事、而、懼、則、語、不、可、以、不、擇、故、次、之
以、出、言、出、言、既、善、則、儀、不、可、以、不、肅、故、次、之、以、正、容、容、正、於
外、又、當、修、飭、其、內、故、次、之、以、治、身、身、修、於、內、人、將、取、則、焉、故
次、之、以、好、尚、好、尚、不、審、必、為、物、惑、故、次、之、以、聰、智、聰、明、太、過、
必、失、之、察、故、次、之、以、清、心、存、其、心、則、知、其、性、矣、故、次、之、以、養
性、性、不、能、守、者、利、慾、汨、之、也、故、次、之、以、去、奢、去、奢、莫、先、乎、儉、
故、次、之、以、節、用、節、用、者、天、所、相、也、故、次、之、以、致、福、自、是、而、上、
所、以、修、身、行、已、者、至、矣、盡、矣、又、當、擇、左、右、前、後、之、人、為、已、之

助、故、次、之、以、禮、賢、賢、不、易、知、也、所、禮、非、其、人、則、賢、遠、而、不、肖
者、進、矣、故、次、之、以、知、人、明、乎、知、人、則、賢、能、可、得、而、擇、故、次、之
以、選、士、士、雖、被、選、不、用、其、言、亦、何、補、哉、故、次、之、以、從、諫、雖
然、聽、言、亦、多、端、矣、辯、足、以、惑、衆、智、足、以、濟、姦、伺、上、之、好、惡、而
轉、移、是、非、因、事、之、疑、似、而、汨、亂、事、實、則、其、為、害、有、不、可、勝
言、者、矣、故、雖、帝、堯、之、明、知人、猶、所、在、難、孔、子、之、聖、佞、人、猶、在
所、遠、而、况、於、後、世、乎、故、以、辨、佞、終、焉、蓋、佞、者、才、也、春惟有、才、者
為、難、辨、今、而、能、辨、是、乃、學、之、大、成、也、殿、下、方、毓、德、春宮、固、已
日、聆、聖、訓、於、侍、膳、問、安、之、際、儻、復、遠、稽、唐、宗、之、範、數、復、章、聖

之書則三聖皆得為邦以正豈曰小補之哉

十二月二十三日

資治通鑑漢光武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
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
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施而門
無游俠帝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教訓太子及諸王
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興遂固辭不受
其聞膏澤之潤物不聞其聲和氣之襲人不見其形親族之
在左右前後也亦然有忠誠惻怛之實而無貌敬心踈之嫌

則其漸漬薰蒸殆若膏澤和氣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三代
而上自公卿至于大夫士非同姓之伯父叔父則異姓之伯
舅叔舅也平居暇日相告以善而無隱相勉以義而無疑懇
懇惓惓人莫得間此在上者所以日見正事日聞正言日行
正道以至於少成若夫天性習貫如自然也觀周公召公之
於成王尊則叔父而或為太傅傳之德義或為太保保其身
體又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蓋親親之意實行乎其
中美計見効豈他人所能及哉光武中興其知此矣故凡一
時佐命之臣與夫在朝篤實之士可傳太子者多然懼進見

之有時向外之有別也。於是又擇毋黨之賢者為之輔導。非以懿親近戚相與無間。則朝夕啟處之間。談笑語默之際。如膏澤之漸漬。和氣之薰蒸。可以獲無窮之助歟。茲固三代之遺意。不可以不辨。

淳熙三年正月四日。封曾公。後漢太子少傅桓榮。以太子經學成。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敏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泥再拜。

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望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其間六經之文。易見六經之道。難窮分章摘句。考核同異。是文也。易見者也。若乃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是之謂六經之道。夫豈一朝一夕所能究哉。觀昔之人。終日孜孜。講論不倦。期於深造自得。而見於日用者。蓋在此。

而不在彼也。顯宗天資高明年十歲已能春秋及為太子選
求明經擢桓榮弟子何湯傳授尚書已而名榮入侍榮又薦
同門生彭閔前後三人實傳一家之學榮常止宿太子宮積
五年薦門生胡憲侍讀乃聽得出。一入為夫以講學如此
之專閱時如此之久然後至于有成則六經之道可謂難窮
矣。永平之政無愧建武吏稱其官民遠其業遠近肅服戶口
滋殖雖絲帝兢兢業業下身遵道之所致抑亦榮輩連年講
勸之効歟。

二月六日

舊唐書劉洎傳太宗怒怨西守監穆裕命斬於朝堂皇太子處
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朕臨
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證朝夕進諫自證云亡劉洎岑文本
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因染
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

聞五帝盛時上多吁咈之辭下鮮諫諍之語此所謂神聖其
臣莫能及者也三王之世則不然合謀相輔乃能計安天下
此所謂臣主俱賢者也五伯又異是也。一則仲父必屬之以
國任之以事乃能有濟此所謂不及其臣者也唐之太宗上

方五帝為不足下比五伯則過之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
治之美庶幾成康是固有三代之遺風矣又得王魏等夙夜
盡心彌縫左右上無闕失則已有則其臣未嘗不言下無規
諫則已有則其君未嘗不聽此得業所以日新政事所以日
舉中國所以平治夷所以率服也然則三代以降臣主能俱
賢者惟唐為近之高宗之為太子也耳目熟於見聞陶染得
於定省因事獻言斯亦賢矣惜乎中常之性易流骨體之臣
難得永淳而後太宗之業衰焉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可
和念哉可不懼哉

三月十一日

啓

舊唐書劉憲傳明皇在東宮晉意經籍憲因上教曰自古及今
皆重於學至于光耀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
駕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資略
知大意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
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者年宿望
特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幸甚明皇甚嘉納之

聞學之為王者事期已久矣自堯舜至于孔子皆以生知
質日濟之聖猶且汲汲皇皇不敢自暇况後世之君可不重

于學乎。雖然此所謂學固非以辯析章句為能考覈同異為博也。蓋亦有要道焉。孝於親使天下之人知父子之道矣。尊於君使天下之人知君臣之義矣。敬其長使天下之人知長幼之節矣。三者既備則又即方冊之所載覽古今之興廢如三代有道而長者仁也。勤也儉也。豈不足以為準繩乎。秦隋無道而短者不仁也。怠荒也。奢縱也。豈不足以為龜鑑乎。又如漢唐之初其君莫不知人善任使莫不從諫如轉圜賞未嘗不當功罰未嘗不當罪向使子孫率是以行雖自百世至於萬世何亡國敗家之有及其衰也莫不昧於知莫不樂於自用賞以私而不以功罰以情而不以罪是或奪於外戚或壞於強臣前車覆而不誠履霜至而莫辨是皆成敗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劉憲欲太子略知大意則用功少而為利多者其不在茲乎。

三月二十四日

說苑齊威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威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者天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危亡者未之有也

觀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及三年大比則以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夫王者至貴也民數至賤也今以至貴拜至賤又且登之於天府然則管仲謂君人為百姓之天豈無所據而言哉抑嘗以典謨參之舜之授禹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皋陶之告禹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是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常言之可畏惟君民何為哉莫高匪天民何與哉今聖賢之言如此何也蓋民者天之所生也其形雖殊其氣則通斯民懽欣和樂則三光全寒暑平禍亂不作災害不生而邦寧矣斯民太息愁恨則日月虧五行沴年穀不登厲疾交至而國危矣是猶形影相隨墳麓之相應也故人君不欲得天則已如欲得天捨民何以哉嗚呼管仲此言非霸者之言也周禮之言也典謨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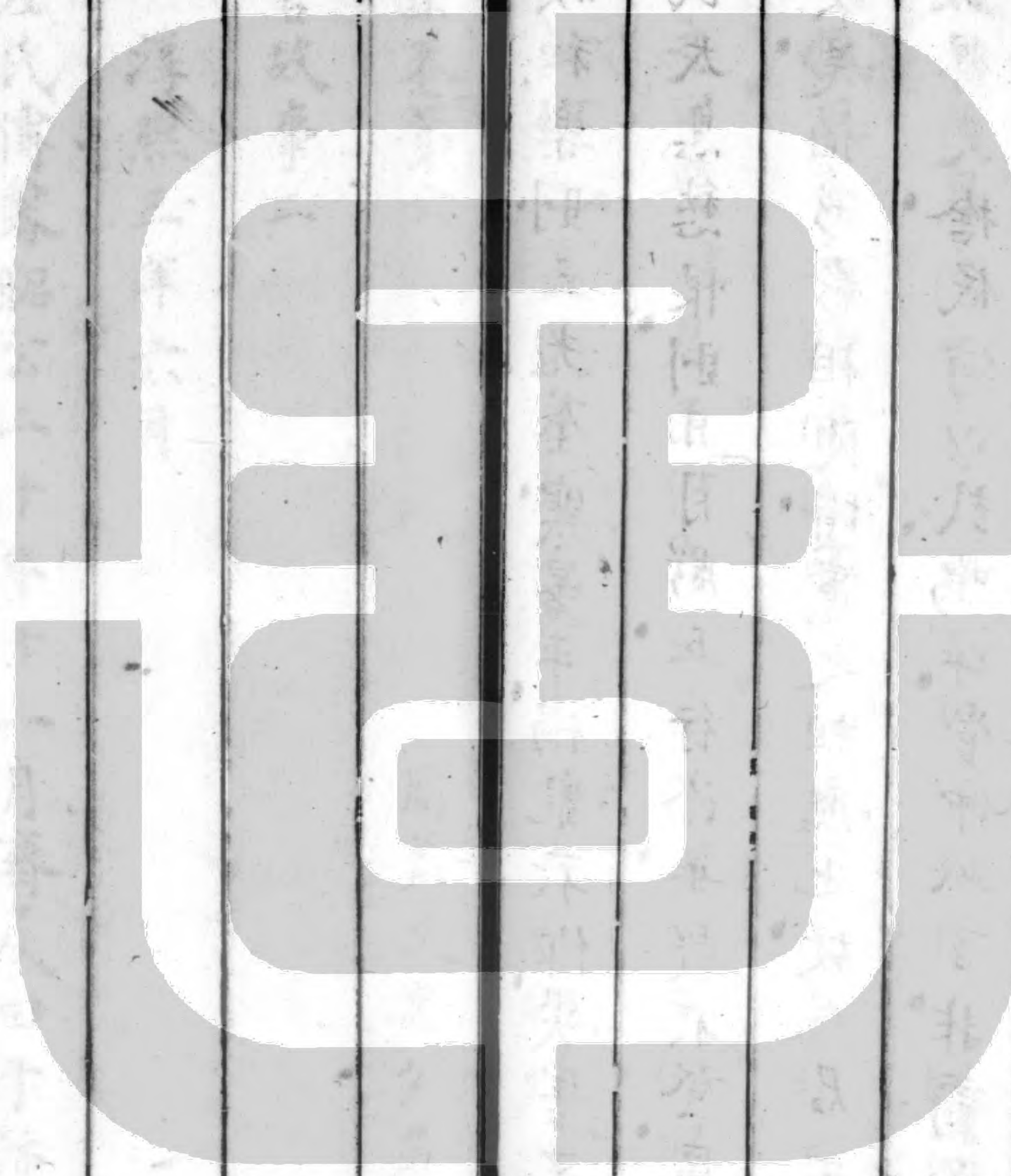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其言也無謂之言也



承明集卷第六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八

東宮故事二

淳熙三年六月

春秋左氏傳魯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某聞人君量才而授任人臣量能而受職既授任矣必循名而責其實既受職矣必竭節以守其官夫然後上無廢事下

無充位而國家之政修矣昔者孔子之聖其道固可以致主于堯舜措俗于成康然而為委吏則會計當而已為乘田則牛羊茁壯長而已蓋以為吾之官在于是能守其官則道行其中矣推而上之為大司寇權行相事則首誅少正卯以懲亂政請治陳氏之罪以明王法未三月而粥羔豚者弗飾價男女行者別于塗內焉道不拾遺外焉齊歸侵疆茲非守官之效歟由漢以來上不能量才而授任下不能量而受職其俊或沉于下僚庸夫或竊于高位故為有司則莫知出納之不吝為守令則鮮著循良之稱居當言之地或緘默而不言當可行之時退避而莫行方位卑祿薄則曰吾未能有所為也而莫之為及位尊祿厚則曰吾不敢有所專也而莫肯為嗚呼是曾虞人之不若也國家何賴焉雖然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苟能撥本反始以化天下則雖虞人之賤猶將守其官而不失况于士乎况于大夫乎

歸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于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教以王屬杜如晦

王屬 未解

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元通、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勉、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太學助教、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謂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軍直閫立本圖像、褚亮為贊、編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對善論氣韻曰吾不願承前聖也而冀前高宗

其間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而告之曰昔在文武聰明齊

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

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欵夫大臣而用正人罔理之常無可

疑者彼侍御僕從之小臣亦用正人何也蓋大臣進見有時

論議有節理雖隆而情則踈始雖敬而久則怠非如小臣平

居暇日游宴偃息未嘗不預備于此得正人而侍左右則從

容暇豫拾遺補過無往而非益此所以出入起居罔不欵也

欽今太宗方在藩邸當干戈甫定庶事未備之時已能集英

髦而与之游分為三番更日直宿朝謁公事之暇輒討論文

籍或夜分乃寢想其古今成敗政事得失人之賢否民之情

偽上無所不問下無所不聞志同氣合其益多矣是直得成
周之遺意者也厥後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由太宗天縱之
全亦諸賢從容暇豫拾遺補過之助也嗚呼盛哉

七月三日

後漢光武紀帝每旦視朝日及乃罷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
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
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
為疲也

術

間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

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契以日用故不蠹然則自天子達于

器

庶人雖有貴賤尊卑之殊其不可不勤則一也昔周公作無

逸歷叙商周之君如中宗治民祇懼是以享國七十有五年

高宗不敢荒寧是以享國五十有九年文王自朝至于日中

昃不遑暇食厥享國亦五十年彼唐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

艰难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則亦罔或克壽其利害得

失豈不昭然易見耶惟光武身濟大業兢如不及每旦視朝

日及乃罷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故能明謹政體穩攬權綱可

兢

謂得商周三君勤勞之象矣享國永年不宜亦乎顯宗乃勸

以黃老養優游自寧是豈無逸之指哉

七月十二日

漢書帝紀班固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苑室園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

采

聞堯舜之時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椽椽不刮禹亦以卑宮室為美峻宇彫牆為戒此帝王恭儉之德歷代以為模範者也夫臣民之家力苟有餘猶能治居室營臺榭為瓌偉絕特之觀豈擅四海九州之富備千官百辟之奉而不

能捐百金作一臺乎蓋人主措心積慮與臣民不同土木盛則財用殫財用殫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力屈民力屈則禍亂作是故始皇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以象天漢既而盜賊徧天下秦室以亡煬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詔于汾水之源營汾陽宮既而義兵四起隋祚傾焉由是觀之漢文帝所以不為露臺者非惡之也非吝百金也惜民力也欲保萬世之基也上方堯舜禹之三全其廢矣乎

七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祕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无欲不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耳至拜舞稱賀

聞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圣人成天下之性故澹然而無所嗜好人以情遂欲故紛而有所感

欲知聖与愚之別特在嗜好之有無而已况人君享四海之

富宅億兆之上一頓馬下無不懼一笑馬下無不喜苟不能

清心寡欲使嗜好或形于外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故鄭

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全符彥卿一藩

鎮耳以射獵為樂初非過舉而其弊遂至擾民為人上者果

可不審所尚哉靈歷現前代創業垂統之君繼体承祧之主當

天下平定往嗜慈紛起不溺声色則殖貨利不事盤遊則

耽逸樂于是讒諂面諛之人窺其私而逢其惡使既安之業

復危已治之功復替此古今之通患也惟我太宗則不然首

年 僭偽身致太平功成矣德盛矣方且淡然無欲惟讀書以
鑒成敗嘗謂宰相曰朕承累朝喪亂之後勵精求治祈寒暑
而未嘗自便若以酒樂自娛則萬務將墜百姓何訴大哉言
乎姦佞雖欲窺測聖意何自而入誠可為萬世法矣

八月八日

唐太宗正觀十二年皇孫生宴五品已上于東宮上曰正觀之
前朕從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正觀以來緝愆糾謬魏徵之功
也皆賜之佩刀上謂證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陛下往以未
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

年矣何以異對曰陛下正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
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
可聞欬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
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
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陸欬下誅
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
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良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
人若不自知身所請斷難不赦始之始而後太平及其入
一聞自古人君為治往往銳意于此怠于中肆于後此歷代

之通患也。試以唐論之，所可稱者三宗。如明皇始用姚崇、宋
璟之言而定禍亂，繼納韓休、張九齡之說而致太平。及其久
也，漸失專信。李林甫蔽塞視聽，至謂諫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
之，不暇為用多言。」卒使皇明不聞其過，馴致幸蜀。之後，憲宗
始聽李絳、白居易之忠告，繼用崔羣、裴度之至計，削平僭叛，
再興唐室。及其久也，坐受皇甫鎛之欺而不疑，深惡裴漣之
下諫而加貶，卒至于輕信方士服餌金丹，不得其終。獨太宗則
不然，遠肅遯安，不踰于暮月；勝殘去殺，無待于百年。功德如
此，尚何假羣臣之進言哉！然而尊魏證如師友，待魏證如骨

肉。褒崇賜予，殆無虛月。既詢首者之善否，又計後來之得失。
嗚呼！若太宗者可謂善于求諫矣。證亦能隨時指事，切實著
明，不以患失為心，不以逆耳為惧。必欲人主思始而善終，據
舊以鑒新。嗚呼！若證者可謂善于納忠矣。君為賢君，臣為良
臣，其由此也夫。

某曆八月二十五日

去

正觀正要十年，太宗謂房、魏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
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偽，罕至于敗亡。逮乎繼守，世文之君，生而
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

事犹恐有所不逮至于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能此念
我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艰难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

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于僣過尔

其間商之高宗周之文王或勤勞于外爰暨小人或卑服即

康功田功惠鮮鰥寡是以享國長久彌稱賢君在後之人或

觀于逸于遊于田不知稼穡之难艰而惟耽樂之從是以基

業浸衰貽笑後世周公作無逸表而出之凡所以為帝王之

龜鑑也唐太宗之心其有得于此乎故嘗謂左庶子于志寧

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間利害事又謂魏

證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

不解親君子遠小人又謂荆王元昌吳王恪魏王公曰自漢

以來帝弟帝子覆亡非一並由生長富貴好自驕逸所致汝

鑒誠熟思之簡擇賢才為汝師友受其諫爭勿得自專其說

諄于再于三今復以是語房元齡可謂深得周公無逸之

意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太宗其有焉

書年九月十三日

真宗咸平五年十月君左臣規書龍圖閣帝曰朕自幼至今讀

經典其間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為急其間亡逸者多

方訪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祕閣外又於後苑龍
圖閣各存一本但恨校對未精如青宮要紀繼體治民論此一
書二名並列篇目蓋求書之初務于數多不嫌重複甚無謂也
其聞人君潛心典精最為急務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要
皆在于此而又有聖帝明王已行之事可以為法昏君亂世
已往之失可以為戒此所以汲汲孜孜博觀約取而不敢怠
也書不云乎玉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茲不易之理也今未暇遠求歷代
姑以本朝觀之太祖初得天下外有五代僭偽之國內有前
朝跋扈之將蓋四不五裂時也乃于即位之月首幸國子監
次月又幸仍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親製
文宣王兗公二贊且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自嘗情
觀之豈不疑用武之時不應以此為先而太祖至慮卓然獨
出百王之表一掃唐季之弊然則茲萬世之基業追三代之
盛治不此舉乎真宗以睿哲之姿續安平之緒其留意斯文
有自来矣厥後破北狄於澶淵定西戎于靈夏武功雋偉皆
由自昔讀書之效此我宋家法是以表而出之

唐憲宗謂宰相太宗以神圣之資羣臣進諫者往往復數四况
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臣現唐自太宗納諫之後能繼之者其惟憲宗乎知李絳數
論朝政得失則擢在左右見白居易詩篇訛諷時事則召入
翰林今又宣諭宰相如此真得太宗之用心矣雖然非知之
艱行惟艱夫策試賢良方正本以求鯁切之論也及牛僧孺
等言直則反行斥逐至於考官亦坐譴謫其不能繼太宗一
也裴均違約束進銀器絳等請卻之不惟不從又諭進奏院
自今諸道進奏無得申御史臺其不繼太宗二也絳數言吐

突承瓘之姦既出為淮南監軍矣一旦奪絳相位而召承瓘
為中尉其不能繼太宗三也淮西既平浸以驕侈皇甫鏗程
異曉其意數進羨餘並得同平章事裴度力言不可乃疑為
朋黨其不能繼太宗四也信方士之說求金石之藥起居舍
人裴潯論其無益貶為江陵令其不能繼太宗五也嗟呼憲
宗號為聽言納諫者犹不能自克失其初心又况于無意者
乎然則正觀之治比隆成康元和之政不得其意終于此大

可見矣

淳熙三年十月十四日

資治通鑑唐元和七年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
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而血刃家給人足賈誼沈以
為曆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
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淫靡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
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
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聞喜同而惡而衆人之情也喜同則諂諛日至惡異則直
諫日踈諂諛至而直諫踈國家欲不亂其可得乎為人上
者所宜加察也今憲宗既知李絳之賢又知李吉甫之佞明

示黜陟可也願使之並居相位是何異薰蕕同器牛驥其
不相為謀也矣也矣蓋嘗考之古今莫不善于漢武帝而莫善

于本朝太宗也武帝謂汲黯近古社稷之臣不冠不見是固

知其賢矣及黜賢責張湯文深小苛面觸公孫弘懷詐飾智

則忽而不察反用弘為丞相湯為御史夫大而弃黯于外郡

然則諂諛安得不至直諫安得不踈乎我太宗則不然尹京

之日賈琰竇偁同在幕琰便佞多希旨偁常疾之太宗與諸

王宴射琰在側屢贊德美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

媿于心乎太平與國中太宗擢偁參知政事中謝日上謂曰

一卿自揣何以此。俯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于際會。上曰非也。卿嘗面折賈琰。朕賞卿直耳。然則諂諛何由敢進。直諫何患不聞乎。故曰莫不善于漢武帝。而莫善于本朝太宗也。

承明集卷第六

